戰國紀年

戰國紀年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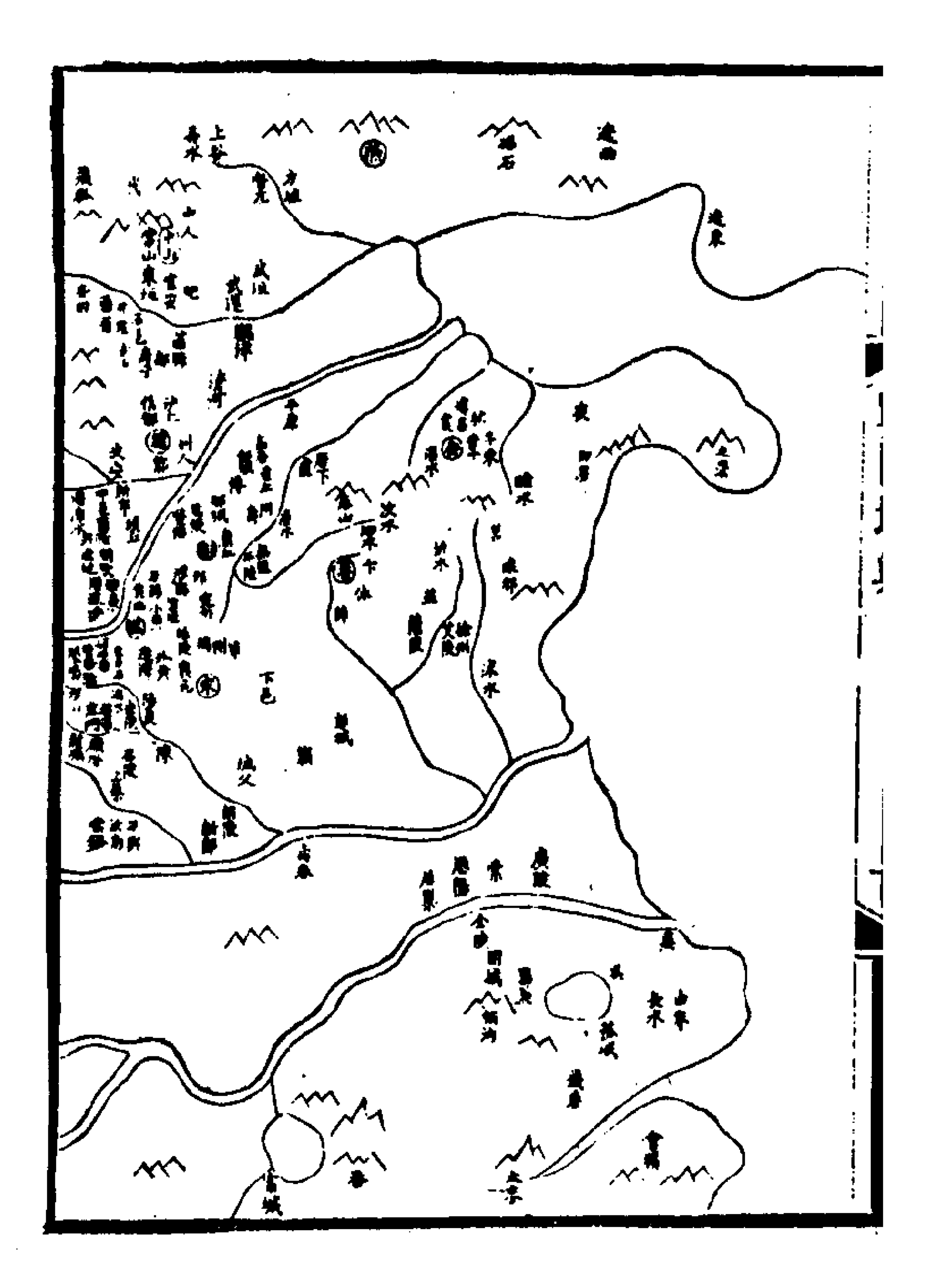
余蓋讀史至周秦之際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世道升降之大機由於此矣王澤一竭而不復道統一絕而無傳自封建井田學校諸大政以及民間禮俗一切委曲繁重範圍維繫之意二百餘年而決裂殆盡後有作者雖聖君賢相慨然欲復三代之治而卒不可得論者徒罪商鞅之變法始皇之焚書而不知其壞之非一人積之非一日北宮之問班爵祿之問井地魯滕之莫行三年喪非其廢之久歟魏中山初築長城趙武靈始教騎射豈獨秦之蔑古耶是故紀人事明王道莫大乎春秋考世變窮末流莫甚於戰國春秋之有經傳至矣戰國時方多故而諸侯史記滅於秦火史公掇拾秦記於煨燼之餘僅存什一於千百

日月不備傳聞異辭紀傳世家紛紜繁複且其軼時時見於他說而網羅不及者蓋亦有之矣閒嘗讀而竊病之於是本涑水通鑑紫陽綱目之舊增而輔之旁徵博引各以類從至於百家之雜記一字之同異靡不並存以備考證或因文以徵事或比事以知人蓋成周一代之局於是乎終而所以考世變窮末流者將必於是乎在嗟乎戰國之君如魏文武齊威宣秦獻孝燕昭趙武靈類皆有過人之才而前有子夏子思後有孟子子順向使大用其一皆足以興道致治則庶乎與三代比隆矣顧乃一壞於刑名法術之論再壞於縱橫捭闔之流世卿變而爲說士屢盟變而爲割地甚者兵爭不勝轉而行間自夏商之季陵夷衰微未有世變若斯之亟也王澤之不復民由道統之失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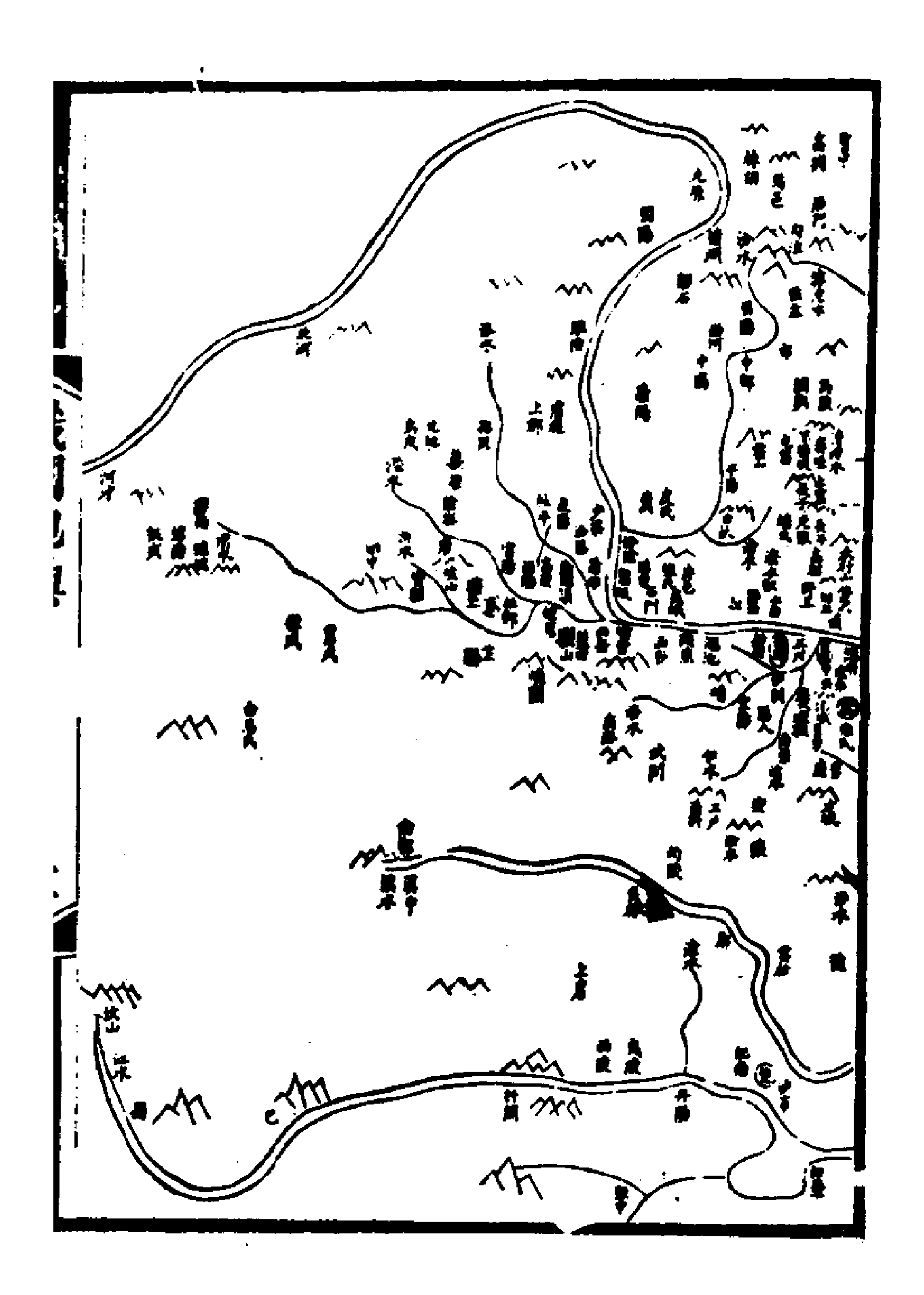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則此編之意也夫嘉慶十九年甲戌秋八月一日閩中林春溥序

戰國地輿

戰國之大患在秦而大勢在韓魏故言從橫者必稱蘇秦之說肅侯陳軫之合三晉信陵之諫安釐其指要形勢切中事情蘇頴濱六國論實祖諸此至若張儀破從徒以虛辭恐喝諸侯不足道也惜乎時君狃目前而無遠慮如連雞不能共栖而秦因得行其遠交近攻之計孟子謂地利不如人和信矣茲據其可知者爲圖附以地志使覽者得以考其疆域察其風土且以知列國興廢之所由亦以爲是書之緣起云



遼西
碣石
下邑
泗水



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陽穀成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也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於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至幽王淫褒姒以滅宗周子平王東居雒邑其後五伯更帥諸侯以尊周室故周於三代最爲長久八百餘年至於王赧乃爲秦所兼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墬古地字小周人之失巧僞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憙爲商賈不好仕宦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也

秦地東井輿鬼之分墬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

爲益州皆宜屬焉秦之先曰柏益一號伯翳出自帝顓頊堯時助禹治水爲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賜姓嬴氏歷夏殷爲諸侯至周有造父善馭習馬得驊騮綠耳之乘幸於穆王封於趙城故更爲趙氏後有非子爲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間迺封爲附庸邑之於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至元孫是爲莊公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時幽王爲犬戎所敗平王東遷雒邑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邾亦岐字酆之地列爲諸侯後八世穆公稱伯以河爲竟十餘世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開阡伯東雄諸侯子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孫昭王開巴蜀滅周取九鼎昭王曾孫政幷六國稱皇帝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封斄讀曰郃公劉處豳大王徙邾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

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㠯富饒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脩習戰備高上氣力㠯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四鐵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自武威㠯西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屮古草字宜畜牧古涼州之畜爲天下饒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幷㠯爲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南賈滇僰僮西近邛莋馬旄牛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柔弱褊阸武都地雜氐羌及犍爲牂柯越嶲皆西南外夷

民俗略與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吳札觀樂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舊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

魏地觜觿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㶏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傿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庸衞國是也（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庸東謂之衞）鄁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於雒邑故邶庸衞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

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奥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庸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至十六世懿公亾道爲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丘是爲文公而河內殷虛更屬於晉康叔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夢帝謂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爲晉侯云故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

其死矣宅人是媮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
死生之慮吳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
乎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
諸河之側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滅
耿以封大夫趙夙及大夫韓武子食采於韓原晉於是始
大至於文公伯諸侯尊周室始有河內之土吳札聞魏之
歌曰美哉渢渢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文公後十六世爲
韓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爲諸侯是爲三晉趙與秦同祖
韓魏皆姬姓也自畢萬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徙都於梁
故魏一號爲梁七世爲秦所滅
韓地角亢氏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
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

新安宜陽皆韓分也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㠯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國非王母弟甥舅則夷狄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子男之國虢會爲大恃勢與險崇侈貪冒君若寄帑與賄周亂而敝必將背君君㠯成周之衆奉辭伐罪亡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爲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㠯生柔嘉之材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益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㠯佐堯伯益能儀百物㠯佐舜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不可偪也桓公從其

言乃東寄帑與賄虢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威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洓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爲韓所滅陳國今淮陽之地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値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爲楚所滅陳雖屬楚於天文自若其故潁川

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敝鄙朴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爲秦所滅秦旣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高仕宦好文法民吕貪遴爭訟生分爲失南陽好商賈潁川好爭訟分異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分

趙地昴畢之分野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眞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淸河河間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吕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大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自趙

夙後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曾孫武靈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弦跕躧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衞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埶輕爲姦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已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取送死奢靡鍾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氣爲姦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爲它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衞楚之徙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雁門亦同俗於天文別屬燕

燕地尾箕分壄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世

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雁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玄菟亦宜屬焉燕稱王十世秦欲滅六國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荊軻西刺秦王不成而誅秦遂舉兵滅燕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㠯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㠯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㠯爲榮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隙烏丸夫餘東賈眞番之利玄菟樂浪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㠯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㠯當時償殺相

傷㠯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讎是㠯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㠯籩豆都邑頗放效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㠯也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㠯歲時來獻見云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

齊地虛危之分野也東有菑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淸河㠯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萴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㠯封師

尙父是爲太公詩風齊國是也臨菑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峱之間兮又曰竢我於著乎而著地名卽濟南郡著縣也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古有分土亡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舃鹵少五穀而人民寡迺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

民至今以爲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愼哉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爲彊臣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爲齊侯初和之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齊齊桓公以爲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而簒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臨甾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

魯地奎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孔子閔王

道將廢迺脩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為楚所滅然本大國故自為分野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陿民眾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偽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它俗

宋地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其後稍大得山陽

陳留二十餘世爲宋所滅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靁澤湯止於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宋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公滅曹滅曹後五世亦爲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經曰圍宋彭城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爲分野沛楚之失急疾顓己地薄民貧而山陽好爲姦盜

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本國既爲狄所滅文公徙封楚丘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丘故春秋經曰衛䙴於帝丘（䙴古遷字）今之濮陽是也本顓頊之虛故謂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成公後十餘世爲韓魏所侵盡亡其旁邑獨有

濮陽後秦滅濮陽置東郡徙之於野王始皇既并天下猶
獨置衞君二世時乃廢爲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絶
故獨爲分野衞地有桑閒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
生焉故俗稱鄭衞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
俗剛武上氣力其失頗奢靡嫁取送死過度而野王好氣
任俠有濮上風

楚地翼軫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
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
曾孫熊繹於荆蠻爲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爲
武王寖以彊大後五世至嚴王總帥諸侯觀兵周室并吞
江漢之閒內滅陳魯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於陳楚
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

以漁獵山伐爲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媮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失讀曰泆枝柱言意相節御不順從也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埶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

吳地斗分野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殷道既衰周大王亶父興邠梁之地長子大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大王欲傳國焉大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荆蠻公季嗣位至昌爲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稱曰大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大伯初奔荆蠻荆蠻歸之號曰句吳大伯卒仲雍立

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中讀曰仲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十二世爲晉所滅後二世而荆蠻之吳子壽夢盛大稱王其少子則季札有賢材兄弟欲傳國札讓而不受六世闔廬舉伍子胥孫武爲將戰勝攻取興伯名於諸侯至子夫差誅子胥用宰嚭爲粵王句踐所滅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粵既并吳後六世爲楚所滅後秦又擊楚徙壽春至子爲秦所滅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吳粵與楚接比數相并兼故民俗略同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之一都會也豫章出

黃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江南卑溼丈夫多夭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為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與吳王闔廬戰敗之雋李夫差立句踐乘勝復伐吳吳大破之棲會稽臣服請平後用范蠡大夫種計遂伐滅吳兼并其地度淮與齊晉諸侯會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使賜命為伯諸侯畢賀後五世為楚所滅子孫分散君服於楚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以上漢地理志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允薰粥居於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驘駃騠騊駼驒奚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菟肉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邑於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於岐下

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畎夷卽畎戎也又曰昆夷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爲犬戎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於酆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作呂刑之辟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至於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后有隙申侯怒而與畎戎共攻殺幽王於麗山之下遂取周之地鹵獲而居於涇渭

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鄷鎬而東徙於雒邑當時秦襄公伐戎至郊始列為諸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於齊郊釐讀曰僖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雒邑伐周襄王襄王出奔於鄭之氾邑初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為后與翟共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翟戎翟以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為王於是戎翟或居於陸渾東至於衛侵盜尤甚周襄王既居外四年迺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脩霸業迺興師伐戎翟誅子帶迎內襄王於洛邑當是時秦晉為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於西河圜洛之間號曰赤翟

白翟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隴以西有緜諸畎戎狄獂之戎在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壹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并代以臨胡貉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於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距胡而趙武靈王亦

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匈奴北徙

以上漢匈奴傳

戰國紀年卷一

閬中林春溥鑑塘纂

貞定王 元王子名介在位二十八年

癸酉元年 晉出公鑿七年○齊平公鶩十三年○秦厲共公九年○楚惠王章二十一年○越句踐二十九年○燕獻公二十五年○魯哀公蔣二十七年○衛悼公黚元年○蔡聲侯產四年○鄭聲公勝三十三年○宋昭公得元年○杞哀公閼路三年

春二月魯侯及越后庸盟于平陽

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二月盟於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左傳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左傳

晉荀瑤帥師伐鄭 表在後四年鄭世家在前七年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於桐丘鄭駟宏請救於齊陳成子救鄭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左傳

於越徙都瑯琊竹書紀年

越王翳於關東從瑯邪起觀臺水經注曰瑯琊山名也句踐并吳欲霸中國徙都瑯琊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使人如木客山取元常之喪欲徙葬瑯邪三穿元常之墓墓

中生熛風飛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句踐曰吾前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吳越春秋

秋八月魯侯蔣出奔越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公游於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左傳○魯世家曰三桓攻公公奔於衛去如鄒遂如越吳越春秋曰魯哀公以三桓之逼來奔越王欲為伐三桓以諸侯大夫不用命故不果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左傳曰國人施公孫有山氏子寧立是爲悼公檀弓曰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然則悼公亦庶子也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魯世家

甲戌 二年彗星見六國表

○秦庶長將兵拔魏城六國表○音義拔一作捕

乙亥 三年○晉地震外紀

晉空桐震七日臺舍皆壞人多死皇王大紀

丙子 四年燕伯卒孝公立

十一月於越子句踐卒是爲菼執次鹿郢立○竹書紀年○鹿郢左傳作適郢史記作鼫與世家作允常句踐寢疾謂太子興夷曰吾自禹之後承元常之德從窮越之地以摧吳跨江涉淮自致於斯夫霸者之後難以久立其慎之哉遂卒新書曰范蠡負石而蹈五湖大夫種蹙領謝室渠如處車裂同泉自此之後句踐不樂憂悲薦至內崩而死興夷即位吳越春秋○興夷越絕書又作與夷

丁丑 五年晉荀瑤帥師圍鄭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入南里門於桔秩之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 左傳○趙世家曰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羣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爲能忍詢然亦慍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按說苑亦載灌酒事皆與傳異

戊寅 六年晉人楚人聘於秦 六國表

鄭伯勝卒 子易立是爲哀公

晉河絕於扈 竹書紀年

己卯 七年晉荀瑤城南梁 竹書紀年

杞伯閼路卒 立閼公子敕是爲出公

○有虹圍日 皇王大紀

庚辰 八年秦塹河旁秦本紀○河表作阿補龐戲城六國表

秦伐大荔取其王城秦本紀○外紀曰是時義渠大荔最強築城數十皆自稱王

壬午 十年於越子鹿郢卒子不壽立○竹書紀年

○有五虹青色聚於日皇王大紀

癸未 十一年晉侯出奔齊晉世家紀年同

晉知伯與趙韓魏分范中行氏之地以為己邑年表趙世家並在後四年○淮南子曰張武為智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

出公怒告齊魯欲伐之四卿恐遂反攻公公奔齊晉世家

甲申 十二年晉侯鑿卒於齊

出公道死竹書出公薨於十七年 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哀公是時晉政皆決於知伯知伯遂有范

中行地最強晉世家

蔡侯產卒子立是爲元侯

晉荀瑤襲衞不克

知伯欲伐衞遺衞君野馬四百白璧一南文子公孫彌牟曰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衞君以其言告邊境知伯果起兵襲衞至境而反曰衞有賢人先知吾謀也已而又欲襲衞亡其太子使奔衞南文子曰太子顏甚有寵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愼勿納知伯乃止衞策

還自衞三卿宴於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國諫曰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蟎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國語

河水赤三日竹書紀年

晉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丘竹書紀年○水經注曰涞水東北逕西射魚城東南而東北流又逕東射魚城南又屈逕其城東竹書紀年曰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丘窮射字相類疑即此城也

中山之國有厹繇者案作厹由知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爲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厹繇之君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不聽斷轂而行至衞七日韓非子作至齊七月而厹繇亡呂氏春秋

秦伯帥師與緜諸戰六國表

乙酉十三年秦初縣頻陽秦本紀

晉韓龐取秦武城竹書紀年○水經注引作取盧氏城秦紀是年晉取武城

齊侯鷙卒子積立是爲宣公

附錄田常後宮以百數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

常卒有七十餘男子襄子盤代立相齊宣公田世家

丙戌十四年

知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能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國語

晉荀瑤及魏駒韓虎攻趙無卹無卹奔晉陽

知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知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乃與之策曰與之萬家之邑一下魏同知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任章曰不如與之以驕知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桓

子亦與之（淮南子曰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知伯又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知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策曰趙襄子召張孟談曰吾安居而可對曰夫董閼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按君澤即尹鐸之訛）初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邮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　趙襄子使延陵君（君韓非子作生）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韓非子曰少室周爲襄主驂乘至晉

陽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關言於才進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完府庫足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廧牆同之其高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簵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趙策○趙世家曰襄子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與以竹節莫通曰爲我遺趙無卹原過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無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奄有河宗至於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及滅知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

鄭人弒其君易立聲公弟丑是爲共公

丁亥十五年晉荀瑤及魏駒韓虎圍晉陽

三家圍晉陽引汾水而灌之國策魏世家作晉水城不浸者三板沈竈產鼃民無叛意

戊子十六年晉趙無卹約魏駒韓虎反攻荀瑤滅之三分其地

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知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知伯曰韓魏必反矣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色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知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於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

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知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知伯不悛絺疵請使於齊趙策曰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欲以城下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矣君釋此計臣請見韓魏之君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趙策曰張孟談遇智過轅門之外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臣遇張孟談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吾與約破趙三分其地必不欺也過出見二主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殺之智伯不聽過曰不殺則遂親之魏之謀臣趙葭韓之謀臣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智伯不可過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張孟談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過一作果三月丙戌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

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眾遂殺知伯春申傳曰殺知伯瑤於鑿臺之下韓非子曰身死高梁之東而太平御覽引汲書曰智伯為趙襄子所敗將出走夢火見於西方乃出奔秦又夢火見於南方遂奔楚說異滅其族而分其地韓策曰段規謂韓康子曰分地必取成皋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千人之眾而破三軍者不意也君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康子曰善果取成皋及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皋始於是趙北有代趙世家曰無郵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淮南子曰哀公好儒而削代君為墨而殘南并知氏彊於韓魏國語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翟勝左人中人遠人來告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曰吾聞之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當雝雝不為幸吾是以懼初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宵宣子庶子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強

殺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及知氏之滅惟輔果在新序曰知伯畏有士曰長兒子魚絕知伯而去之三年將東之越而道聞知伯之見殺也請御曰還車反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至今尚存吾將往依之反而死　趙襄子漆知伯之頭以爲飲器知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仇乃詐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厠襄子如厠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耶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

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 呂氏春秋曰趙襄子遊於圍中至於梁馬卻不肯進青莽為驂乘襄子使青莽進視梁下豫讓卻寢佯為死人叱青莽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莽曰少與子友而我言之是失友道不言之是失臣道惟死為可乃退而自殺 索之得豫讓 策曰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讐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讐之深也讓曰范中行氏以眾人遇臣臣故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使兵環之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索隱又引策云衣盡出血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今無此文 遂殺之 趙襄子行賞高共為上 共徐廣作赫呂覽作赦 晉陽之難惟共無功功臣皆怒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之禮是以先之 趙世家 張孟談既固趙宗告襄子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

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眾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眾乃納地釋事而耕於負親之丘趙策。潛夫論作耕於育山

○三晉殺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田世家

己丑十七年晉知開卒其邑人奔秦秦紀年表同。正義曰荀開知伯子大事記曰荀瑤之族

庚寅十八年秦左庶長城南鄭六國表

衛侯黜卒子弗立是爲敬公

蔡侯卒子齊立

○張孟談耕於負親之丘三年韓魏齊楚燕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曰昔者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

而今諸侯復來謀我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趙策

辛卯　十九年燕伯卒載立是爲成公

杞伯敕卒子春立是爲簡公

壬辰　二十年於越子不壽見殺是爲盲姑次朱句立○竹書紀年○越世家王不壽卒子王翁立

越人迎女於秦六國表

癸巳　二十一年晉知寬率其邑人奔秦六國表

甲午　二十二年楚滅蔡史表楚世家竹書同　蔡侯齊亡蔡世家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旁鄰窺牆而問之對曰

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說苑曰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誡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窺牆者爲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見威公縛在虜中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說苑

子發克蔡獲蔡侯楚策曰蔡聖侯南遊乎高坡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宣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既楚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誡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徙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臣舍不宜以衆威受賞。荀子淮

南子曰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刑人逃之於城下之廬果活子發

丙申 二十四年楚滅杞 史表楚杞世家竹書同

楚滅杞 班固曰簡公爲楚所滅弟佗奔魯魯悼公給以采地爲侯 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 楚世家

丁酉 二十五年秦伐義渠執其君以歸 秦紀年表同

○晉韓虎魏駒伐伊洛陰戎滅之 自此中國無戎寇惟餘義渠一種焉○外紀

戊戌 二十六年日有食之晝晦星見 六國表

秦伯卒 子立是爲躁公

庚子 二十八年彗星見 秦紀

王崩

長子去疾立是爲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 漢書人表以叔襲爲

思王名 殺哀王而自立是爲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爲考王周本紀

封弟揭於河南爲西周君大事記曰河南即郟鄏武王遷九鼎於此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又遷殷民於洛陽下都是爲成周平王東遷定都於王城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桓公焉

考哲王封弟揭於河南續周公之官是爲西周桓公帝王世紀

秦南鄭反秦紀年表同

考王在位十五年

辛丑 元年

壬寅 二年晉侯驕卒子柳立是爲幽公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

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 晉世家

丙午 六年夏六月秦雨雪 六國表

日有食之 六國表作日月蝕

○晉大風壞垣 皇王大紀

丁未 七年燕伯載卒 閔公立

戊申 八年彗星見 秦紀

○楚遷於郢

惟王五十有六祀徙自西陽楚王能章作曾侯乙宗彝

寘之於西陽其永時用享 楚曾侯鐘文○積古齋鐘鼎款識曰能通熊左傳楚昭王於魯定公六年遷鄀漢志若鄀南郡注云楚畏吳自郢徙此後復還郢師古曰春秋傳作鄀其古同此云徙自西陽當即自鄀遷郢之時西陽漢志屬江夏郡去鄀甚近

己酉 九年楚子章卒 子中立是為簡王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不能食令尹入問疾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是法廢而威不立也譴而行其誅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再拜而賀曰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疾不爲傷是夕蛭出新序

衞侯弗卒子糾立是爲昭公是時三晉彊衞如小侯屬之衞世家

庚戌十年楚滅莒年表楚世家竹書同

柱厲叔事莒敖公說苑作莒穆公自以爲不知而去居於海上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

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呂氏春秋）

魯侯寧卒（子嘉立是爲元公）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公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禮記檀弓）

辛亥　十一年義渠伐秦侵至渭陽（六國表○秦紀作渭南）

壬子　十二年秦伯卒（弟立是爲懷公○秦記曰懷公從晉來享國）

癸丑　十三年○晉桃李冬實（外紀）

甲寅　十四年（正月戊申朔旦冬至殷歷以爲己酉○漢律歷志）

魯季孫會晉侯於楚丘（竹書紀年○水經注引多取葭密遂城之六字）

無雲而雷（太平御覽引史記曰晉幽公十二年無雲而雷至十八年晉夫人秦嬴賊君於高寢今史無之）

己卯十五年王崩

太子午立是爲威烈王舊載西周君封少子班於鞏在是年誤今移在顯王二年說見後

衛公子亹弒其君糾而自立是爲懷公

威烈王在位二十四年

丙辰元年晉趙無卹卒

初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卹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其辭曰節用聽聰敬賢勿慢使能勿賤見韓詩外傳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卹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卹爲賢立以爲後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後封伯魯之子周於代曰代成

君蚤卒立其子浣爲太子襄子卒浣立是爲獻子獻子少卽位治中牟襄子弟嘉逐浣而自立於代是爲桓子世本以桓子爲襄子之子

秦庶長鼂稽古錄作鬼弒其君鼂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昭子之子是爲靈公秦本紀○秦紀作肅靈公云居涇陽

鄭伯丑卒子巳立是爲幽公

晉韓虎卒子啓章代是爲武子○自韓萬至康子虎凡九世

晉魏駒卒子斯代是爲文侯○魏世家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與世本異自畢萬至桓子駒凡八世

丁巳二年晉趙嘉卒桓子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獻子立之趙世家

戊午 三年晉韓啟章伐鄭殺鄭伯已鄭人立其弟駘是為繻公○韓世家同年表弟作子

晉大旱地生鹽竹書紀年

○冬晉有火下於北方其聲如雷皇王大紀

己未 四年秦作上下畤於吳陽六國表封禪書同○秦本紀襄公八年初立西畤祀白帝文公十年為鄜畤宣公四年作密畤至是而五

上畤祭黃帝下畤祭炎帝封禪書

○夏四月晉大雨雪皇王大紀

庚申 五年晉丹水出相反擊竹書紀年○從水經注引改

辛酉 六月盜殺晉侯柳表作魏誅晉幽公蓋有脫字紀年作晉大夫秦嬴賊公於高寢之上索隱引大夫作夫人

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說苑曰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

矣傳來告曰晉公羨武子謂樂懷子曰吾可以卒獄而後弔乎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捕今臣於君輔也罍於君捕也君胡不問於罍也武子遂報田

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爲烈公晉世家○表作幽公弟止

壬戌七年晉韓啟章都平陽呂覽注作宜陽趙浣城泫氏竹書紀年魏斯城少梁六國表世家同

癸亥八年秦人及晉魏氏戰於少梁大事記曰秦本紀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年表靈公七年與魏戰少梁蓋出師在六年而戰在七年也

晉趙氏城平邑竹書紀年○世家年表水經注引紀年俱在十五年河水注初學記八引紀年俱在十年

甲子九年晉魏氏復城少梁六國表

楚人伐魏南鄙至於上洛竹書紀年

秦城塹河瀕一作瀨初以君主妻河六國表○索隱曰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爲君主

嫁之河伯故魏俗猶爲河伯取婦蓋其遺風

附錄西門豹爲鄴令鄴民苦爲河伯娶婦至其時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皆會觀者三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從弟子女十人豹呼河伯婦來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凡投三弟子豹曰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觀者驚恐豹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破額血流地乃罷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豹卽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以灌民田田皆溉滑稽傳○河渠書曰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漢書以此爲魏襄王時史起爲鄴令事呂覽亦同並與史異　魏策曰西門豹爲鄴令而

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
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
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
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
之而非者也韓非子曰西門豹爲鄴令清尅潔慈秋毫
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
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請復治鄴因重斂百姓急事
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遂納璽而去文侯曰
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淮南子曰
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
文侯身行其縣將加誅豹曰臣故稸積於民請升城鼓
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
侯曰罷之豹曰與民約信而斯之後不可復用也燕
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

丙寅

十一年秦補龐城城籍姑

六國表○金仁山曰魏城少
梁而秦塹河瀕蓋相備也至

是又城籍姑籍姑在同州韓城縣北三十五
里而少梁在韓城縣南三十二里蓋對壘也

衛公孫頹弒其君亹而自立

是爲慎公頹
敬公之孫也

秦伯卒

秦靈公卒子獻公師隰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

偕古
綠上云

名衛

是爲簡公簡公昭子之弟而懷公子也

秦本紀○秦記曰肅靈公生簡公簡公從晉來享國

齊田居思伐晉趙氏圍平邑

竹書紀年

○於越滅滕

竹書紀年○宋滕自魯哀公十一年春秋書隱公卒以後無攷至孟子時猶有定公文公趙注謂古紀世本滕有考公麋與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爲定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也而竹書以爲滅於見年此與世本稱齊景公亡滕同羨至漢地理志水經注並云齊滅滕杜氏世族譜謂春秋後六世齊滅之春秋正義又謂滕三十一世爲楚所滅譚梁生引春秋釋例又云滕自叔繡以下至公上三十一世爲秦所滅戰國策則稱宋王偃滅滕諸說不同國策近是姑並識之

丁卯

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

年表趙世家同○大事記曰按左傳昭公十二年八月晉荀吳假道於鮮虞滅肥是冬晉復伐鮮虞杜預曰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釋中山名見於傳書始於此及定公四年晉合諸侯於召陵謀爲蔡伐楚荀寅曰諸侯方貳中山不服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則中山是時勢已漸強能爲晉之輕重矣史記趙世家是年書中山武公初立意者其勢益強遂建國備諸侯之制

與諸夏抗衡索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而徐廣曰中山武公周定王之孫西周桓公之子古史謂周衰中甚安能使子弟據中山乎其說是也或者徐廣徒聞山姬姓遂傳會其世系耳○按徐廣說本漢書人表

於越滅郯以郯子鴣歸竹書紀年○今本作伐今從水經沂水注引改

戊辰十三年齊田白伐晉田世家襄子卒子莊子白立毀黃城圍陽狐年表田世家同

秦晉戰於鄭下秦人敗績六國表

李悝上地守下令曰人有狐疑之訟令射的中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

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上糴三而舍一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上糴二而舍一下孰自倍餘百石上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饑則發上孰之所斂而糴之又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政莫急於盜賊故始於盜律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終以具律具其加減凡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具律今之名例律也（大事記據漢書）

（附錄）白圭當魏文侯時李克（克當作悝）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蠒出取帛絮予之食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貨殖傳

○晉河岸崩壅龍門至於底柱 外紀

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 漢溝洫志

○冬十月大雨雪至明年正月乃止 皇王大紀

己巳十四年齊田白伐魯莒及安陽 六國表○田世家作伐魯葛及安陵

晉魏斯使其子擊圍繁龐出其民 年表世家同

於越子朱句卒子翳立○竹書紀年

齊莊子請攻越問於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莊子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呂氏春秋○按此事不知何年攷田莊子之時越王死者惟一朱句而朱句滅郯滅滕故有猛虎之喻歟姑附於此

庚午十五年齊田白伐魯取一城田世家○表作取都

辛未十六年日有食之六國表

魯侯嘉卒子顯立是爲穆公○春秋考異郵曰魯穆公即位仲夏霜殺草日中不消

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子思曰以伋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以爲私情之細不若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公曰思所以利民者曰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實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

困匱無令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　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然矣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主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疑臣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竊爲言之過也　魯人有公儀潛者砥節礪行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思對曰如君言公儀子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言雖疏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彼

將終身不羈乎君之庭矣孔叢子

齊田盼水經注引作汾敗晉趙氏於平邑獲其將韓舉取平邑竹書紀年

壬申十七年秦初令吏帶劒年表秦紀同

晉魏斯伐秦築臨晉元里年表秦紀同○大事記曰秦孝公所謂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三晉攻奪我河西地此類是也

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為將起取齊女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韓非子謂起使妻織組不中度怒出之其妻之弟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起起不聽遂去衛入荊說與大破齊師或譖之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又殺妻以求為將起殘忍薄行人也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韓非子曰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劒已劒而灰已灰而土及其土也無可為者

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尉繚子曰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曰非吾令也立斬之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非子曰吳起爲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不去則甚害田者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令曰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賜之如令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令曰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日明日且攻亭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起之爲將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韓非子以此爲起攻中山時事故士戰不還踵咸爲死敵

附錄公儀休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休魚者休不受答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

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女工安所讎其貨乎（循吏傳）

晉韓啓章卒（子虔代是爲景侯○呂覽注曰景侯徙都陽翟）

晉趙浣卒（子籍代是爲烈侯）

○齊田悼子卒（竹書紀年○田世家曰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索隱曰按汲冢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悼子悼子卒乃次立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立年無幾所以世本及史記不得錄也今按知紀年之說則莊子卒於魯悼公之世與禮記云繆公召縣子而問者不合而史記繫莊子卒於代魯取一城之下是當卒於是年也）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且臣

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於是與哭諸縣氏禮檀弓

癸酉十八年晉魏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其子擊守中山魏趙世家曰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表曰擊宋中山史記志疑謂表宋字乃守之訛是也前編書擊宋誤

魏文侯嘗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不許趙利曰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罷而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守是用兵者魏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彼知君利之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不得已也外紀據趙策

樂羊攻中山鄒陽書曰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張晏日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韓非子曰白圭相魏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請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其子在中山中山縣之以示羊羊不顧中山烹而爲之羹羊啜之盡一杯中山知

其忍下之呂氏春秋曰樂羊已得中山還報有貴功之色文侯命主書舉兩篋以進令樂羊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也樂羊還走再拜曰此非臣之力主君之功也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樂毅傳曰樂羊取中山魏文侯封以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文侯愛少子擊使太子擊守中山趙倉唐傅之大事記參史策韓非○呂氏春秋曰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驟戰而驟勝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寰宇記祁州無極縣故魏昌城下引水經注云李克書曰魏文侯時克爲中山相苦陘之吏上計而入多其前克曰苦陘上無山源林叢之饒下無豁谷牛馬之息而入多其前是昔我百姓遂執而兒之魏文侯欲殘滅也中山常莊談謂趙桓子曰寰宇記引作張孟談謂趙襄子魏并中山必無趙矣公何不請公子傾魏君女以爲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中山策○按桓子嘗作烈侯金仁山曰魏之攻中山也趙利已策其不能越趙而守之趙可以得地魏文侯亦豈不能察此故雖利其地以封其子亦必存中山以示趙而圖子也此異時中山所以復興歟文侯嘗問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

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璜召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爲上客

○晉太史屠黍說苑作屠餘見晉之亂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問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問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居三年中山果亡威公又問曰孰次之對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得史驎趙駢以爲諫臣呂覽曰甯越學十五歲周威公師之說苑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舉之四方之士至矣又莊子有田開之見周威公公問祝腎學生之語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對曰其尙終君之身乎威公薨肂九月不得葬周乃分

爲二呂氏春秋○按周紀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爲桓公桓公卒子威公立此云晉先亡中山次之正與成公同時故附於此後顯王二年趙世家書分周以爲兩則威公惠公立而封其少子於鞏之事也

秦塹洛城重泉六國表○紀在前一年

齊田和伐魯取郕年表世家同

金仁山曰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魯君無民久矣孔子相魯亦季氏暫授之政而尋自取之哀公旣死於外而悼公之立反卑於三家三十八年而至於元公齊出正議魯於是乎失莒失安陽又失都則元公之世削巳甚矣穆公立於失都之後二年而失廩邱田氏之烈未熾也不知公儀子之爲相其時三家之勢何如公儀子所以處之者何築然自失郕之後又十五年而失最而韓又來救則諸賢所以交鄰固國者必有道矣又四年而敗齊於平陸又四年而爲齊所破又十年而穆公卒卒之四年而齊入陽關則魯之勢其相爲勝負者未爲甚削也然自穆公之立以來凡百六十餘年而始亡則諸賢所與立者亦必有道矣

秦初租禾六國表

晉魏斯伐秦至鄭而還築洛陰合陽年表世家同○紀年洛作汾合作郃在前

（一年水經注曰昔魏文侯築館洛陰）

王命韓（景子）趙（烈子）魏（翟員）伐齊入長城（竹書紀年○從水經汶水注引改）

魏文侯好禮士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聞（呂氏春秋○漢書樊噲傳曰賜上聞爵晉灼日名通於天子也）

楚子中卒（子當立是爲聲王）

晉韓虔伐鄭取雍丘（年表世家同）

秦初令百姓帶劍（秦記）

鄭城京（年表世家同○大事記日備韓也）

甲戌　十九年晉魏斯受經於卜商（六國表○按史記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至是百有一歲矣儒林傳曰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

王者師呂氏春秋曰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經典釋文曰子夏傳詩於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又曰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名無擇見莊子爲師魏策曰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段干木賢者也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不軾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國人皆喜居無幾何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不敢攻又曰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既受吾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四方賢士多歸之子擊逢田子方於朝歌從魏世家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

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夫士貧賤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賤哉擊乃謝之

鄭人伐晉韓氏敗之於負黍（年表世家同）

齊侯鄭伯會於西城（年表世家同）

齊田和伐衛取毌（音貫）丘（田世家○毌丘表作丹陽○按孟子子思居於衛有齊寇當即此事時上距伯魚之卒已七十七年然則子思已老矣而孔子世家乃云子思年六十二果爾則其卒在魯穆公未立之前安得有問答之語其誤無疑至孔叢子載子思居衛魯穆公卒與縣子論書君無服之語穆公以後三十年卒豈子思所及見尤不足信也）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公曰變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

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　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　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則善安從生按通鑑繫此於安王二十五年其時上距伯魚之卒已百有七年而子思又未必即以伯魚卒年生也安得尚在今類附於是年　子思居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子思辭而不受說苑

乙亥二十年

魏文侯使太子擊守中山居三年往來之使不通倉唐使於文侯以詩諷之文侯乃出少子摯封之中山而復太子擊大事記據說苑

丙子二十一年晉魏斯以魏成爲相六國表○魏世家在後五年

文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說苑翟璜自稱曰觸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說苑翟璜對田子方又云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

進屈侯鮒（韓詩外傳作趙蒼唐）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子之言克於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相於克克之對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璜再拜曰鄙人失對願卒爲弟子（新序曰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黃文侯欲相之而未決以問李克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樂商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爲不肖翟黃進之樂商爲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

齊田會以廩丘叛田氏（六國表齊世家在後一〇年）

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會以廩丘叛於趙田布圍廩丘魏翟角趙孔屑韓氏救廩丘及田布戰於龍澤田師敗逋（竹書紀年在十七年）　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

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爲二京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越聞古善戰者莎隨賁服卻舍延尸彼得尸而財費之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孔青曰齊不取尸則如何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呂氏春秋○孔叢子曰閭丘溫見田氏將危齊則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常宗子思曰假雖能義所不爲也彼爲人臣君將敗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死而逃之此人罪誅之人也不能討而又要利召姦非忍行也

齊侯積卒子貸立是爲康公

晉趙籍以公仲連爲相從趙表推

丑門二十二年宋公得卒子購由立是爲悼公

昭公嘗出亡謂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也內外不見吾過失是以亡也乃改操易行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大事記據新書

戊寅　二十三年九鼎震年表周紀同

是時周室衰微刑重而虐號令不從以亂金氣宗廟將廢寶鼎將遷故震動也五行傳

初命晉魏斯爲魏侯趙籍爲趙侯韓虔爲韓侯通鑑始此書初命晉

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綱目書法因之案初命爲侯未有不繫以國而後稱諸侯者左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是其例也後命田和爲齊侯放此○司馬光曰周衰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徒以名分尚存也三晉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命而自立矣自立則天下得而征之今請而受命則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尹起莘曰晉之地勢足以控秦自三家分晉魏失河西秦始得以蠶食

山東卒并天下此固天地之大機也

燕伯卒子莊立是爲僖公

己卯二十四年王崩

子驕立是爲安王

盜殺楚子當國人立其子疑是爲悼王

○趙以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

趙烈侯好音謂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君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逌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

與無不充君說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爲師欣爲中尉越爲內史賜連衣二襲趙世家○年據六國表

安王在位二十六年

庚辰元年秦伐魏至陽孤魏世家六國表並作狐

辛巳二年魏韓趙伐楚至桑丘楚世家作乘丘

鄭圍韓陽翟

韓侯虔卒子取立是爲烈侯

趙侯籍卒國人立其弟是爲武侯

秦伯喬卒子立是爲惠公

○魏太子擊生子罃魏世家六國表同

壬午三年王子定奔晉

虢山崩壅河

○楚歸榆關於鄭六國表

癸未 四年楚圍鄭鄭人殺其相駟子陽

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猘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淮南子○亦見呂氏春秋韓非子曰鄭子陽身殺國分爲三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再拜而辭其妻望之而拊心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且又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列子劉向別錄曰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馬驌曰繆公宜爲繻公

○楚伐周楚世家

甲申 五年日有食之魏策曰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

二月盜殺韓相韓傀史作俠累古史曰俠累韓傀字也案通鑑於此書俠累於後烈王五年書韓廆蓋一事誤分爲二今正之

韓傀相韓嚴遂亦稱嚴翁仲見論衡重於君二人相害遂亡去聞軹人聶政之勇以黃金百鎰爲政母壽欲因以報仇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及母卒仲子嚴遂字也乃使政刺傀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兵衞甚衆政直入上階刺傀傀走抱烈侯政刺之兼中烈侯按此策二烈侯高誘本並作哀侯韓非子亦云嚴遂使人刺韓廆於朝廆走抱君遂並刺哀侯此通鑑所據而繫之烈王五年也今從鮑改者據韓策韓人攻朱篇云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蹵烈侯而殪之立以爲鄭君許異終身相焉蓋烈侯被中時許異蹵之使佯死以免難故烈侯又在位十年而許異終烈侯之世常爲相若以爲哀侯則被殺即卒許異又於諱之世而終身爲相哉鮑改哀爲烈嘗矣因自皮面決眼屠腸以死韓人暴其屍於市購問莫能識其姊嫈

闕而往哭之曰是軹深井里聶政也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遂死於政屍之旁從韓策改○太平御覽引琴操聶政父爲韓王治劍不成王殺之政入太山遇仙人學琴琴成入韓韓王召使琴遂出刀刺王其母抱政尸而哭與史策大異蓋不足信○嚴氏爲賊而陽豎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客爲周君正語之曰寡人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周策○韓非子曰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爲嚴遂也說異

乙酉六年鄭人弒其君駘

鄭駟子陽之黨弒繻公而立其弟乙是爲康公

宋公購由卒子田立是爲休公

丙戌七年○秦伐諸緜六國表○史記志疑曰諸緜乃緜諸之譌

丁亥八年齊伐魯取最韓救魯

魯穆公使衆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犂鉏曰遠水不救近火今晉與荆雖疆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韓非子

鄭負黍叛復歸韓

戊子九年魏伐鄭城酸棗

○魏敗秦師於注魏世家

○楚伐韓取負黍六國表

晉侯止卒子頃立是爲孝公○紀年作桓公

庚寅十一年秦伐韓宜陽取六邑

齊田和遷其君貸於海上年表齊世家並在後五年

康公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墨子曰齊康公興樂萬人食必粱肉衣必文繡太公

乃遷之海上使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從田世家增

○三晉伐楚敗楚大梁榆關楚厚賂秦與之平楚世家

辛卯 十二年秦晉戰於武城

齊伐魏取襄陽魏世家作襄陵

魯敗齊師於平陸

○秦縣陝六國表○史記志疑曰惠文王後元年使張儀取陝則此言縣陝誤矣豈中間仍歸晉而秦復取之歟秦紀言孝公初立東圍陝城若陝歸晉疑在是時

壬辰 十三年秦侵魏陰晉從魏世家增

齊田和會魏侯楚人衛人於濁澤齊世家在後二年

田和求爲諸侯魏文侯爲之請於王及諸侯王許之

癸巳 十四年○秦出子生秦本紀○表在前一年

甲午 十五年蜀伐秦取南鄭通鑑從秦紀作秦伐蜀取南鄭按前此秦城南鄭及南鄭反則

南鄭非蜀土也今從表及稽古錄

○魏伐秦秦敗之武下獲其將識魏世家

魏侯斯卒太子擊立是爲武侯

韓趙相難韓借師於魏以伐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怒而反已乃知文侯已講於已也皆朝魏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魏策　解扁爲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人民非益眾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閒無事以伐木而積之負輒

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淮南子

魏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弔公子成父入賀曰臣聞之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曰善說苑

魏吳起奔楚楚以爲相史無年姑從綱目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

也武侯曰善荀子曰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而有喜色吳起進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曰其在中蘬之言曰諸侯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楚莊王以憂而君以意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吳起呂氏春秋作李悝魏相田文呂氏春秋作商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起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守西河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此三者子孰與起文曰不如起曰然則位居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田文旣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娶公主謂之尚而害吳起譖之武侯疑之起懼誅遂奔楚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望西河泣數行而下曰君誠使我畢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也不久矣魏國從此削矣淮南子

曰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楚悼王素聞其賢至則任之爲相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養戰士要在強兵破游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卻三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強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起者淮南子曰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起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逆之至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不若敦愛而篤行之

秦伯卒子立是爲出公出公時方二歲○

趙侯卒國人復立烈侯之太子章是爲敬侯

韓侯取卒子立是爲文侯

○大風晝昏竹書紀年

○晉太子喜出奔竹書紀年

乙未十六年初命齊田和爲齊侯

趙公子朝（魏世家作公子朔）作亂奔魏與魏襲邯鄲不克

○趙始都邯鄲（趙世家）

○魏封公子緩（竹書紀年）

丙申十七年秦庶長改弑其君及其君母

庶長改逆靈公之子師隰於河西（稽古錄作河曲）而立之是爲獻公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秦記曰出公自殺呂氏春秋曰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羣臣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主公子連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菌改入之夫人聞之大駭令吏興卒卒與吏始發皆日往擊寇中道因變日迎主君也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公子連立是謂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德菌改而欲厚賞之監突爭之日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衆若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獻公以爲然故復右主然之罪而賜菌改官大夫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秦以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

復彊奪秦河西地

齊伐魯破之從六國表增

辛寬見魯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辛寬出南宮适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對曰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寬也呂氏春秋

韓伐鄭取陽城遂伐宋執宋公已而釋之

齊侯和卒子午立是爲桓公○索隱曰紀年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後十年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爲公春秋後傳亦云田午弑田侯及其孺子喜是爲桓侯按據此則和之後有田剡一世然後桓公午立也

○魏城安邑王垣六國表魏世家同○水經注引王作至紀年城下多洛陽及三字在二十六年

○趙敗齊於靈丘趙世家

丁酉十八年○趙救魏於廩丘大敗齊人趙世家

○秦止從死秦本紀○按紀秦武公二十年卒初以人從死時當魯莊公十六年至是始止之也

戊戌十九年魏敗趙師於兔臺

○秦城櫟陽六國表○徐廣曰徙都之

○趙築剛平以侵衛趙世家

趙氏襲衛衛國城割平當卽剛平下衛字疑衍衛八門土以土塞門而守而二門墮矣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齊策○秦策曰築剛平衛無東野芻牧薪

採莫敢闚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

己亥 二十年日有食之既

○齊魏爲衛攻趙取剛平 趙世家

魏拔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收餘甲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 齊策

庚子 二十一年楚子疑卒楚人殺吳起

楚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 呂氏春秋曰吳起謂荊王曰荊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爲也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荊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起號呼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矣蔡澤傳韓非子道云起支解 韓詩外傳云車裂 旣葬太子臧卽位是爲肅王使令尹盡誅爲亂者坐起夷宗者七十餘家 呂氏春秋曰墨者鉅子孟勝善荊之

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請先死以除路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

○趙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趙世家

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齊策

辛丑　二十二年齊伐燕取桑丘魏韓趙伐齊至桑丘

○鄭敗晉六國表○敗韓世家作反

壬寅　二十三年趙襲衛不克

○齊救衛田世家

○趙拔魏黃城趙世家

○秦初縣蒲藍田善明氏六國表

○於越遷於吳竹書紀年

齊侯貸卒無子田氏遂并齊

齊侯午卒子因齊立是爲威王○索隱曰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以曰紀年齊幽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按據此則威王元年在周顯王十三年也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裴駰曰齊桓公午也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不悅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應後五日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

遂死稿鶡傳

癸卯二十四年狄敗魏師於澮

魏韓趙伐齊至靈丘正義曰此卽孟子謂蚳鼃辭靈丘請士師之地○魏世家曰使吳起伐齊至靈丘按起死已四年矣

晉侯傾卒子俱酒立是爲靖公○晉世家在後二年

○齊伐燕趙救燕趙世家

○秦初行爲市秦記

甲辰二十五年蜀伐楚取茲方

於是楚爲扞關以拒之楚世家

魯侯顯卒子奮立是爲共公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

哉說苑

韓侯卒子立是爲哀侯

○趙及中山戰於房子趙世家

乙巳二十六年王崩

子喜立是爲烈王

三晉共廢其君俱酒爲家人而分其地按據趙世家則晉君遷而未廢據紀年則俱酒未立說見後

○趙伐中山又戰於中人趙世家

○七月於越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十月越人殺諸咎越滑吳人立孚錯枝爲君竹書紀年○越世家王翳卒子之侯立索隱謂之侯即無余之也按世家簡畧無年數可攷今從紀年

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爲之後

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悅大非上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亦不知所以亡也呂氏春秋○按高誘注越王授句踐五世孫然則授即翳也

烈王在位七年

丙午元年日有食之

韓滅鄭自陽翟徙都之紀年安王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於鄭烈王二年晉桓公邑哀侯於鄭

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策作攻秦而韓滅鄭韓非子

趙侯章卒子種立是為成侯

趙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欲令日畢弋夏浮淫為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筩灌其口進退不肅應對

不恭者斬於前然後國數十年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內無君臣之亂外無諸侯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韓非子

○秦爲戶籍相伍秦記

○魏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竹書紀年○索隱引在惠成王七年

○於越大夫寺區定越亂立初無余是爲莽安○竹書紀年索隱引作初無余之越世家作之侯越絕書又云句踐子與夷與夷子翁翁子不揚不揚子無疆伐楚楚威王滅無疆無疆子之侯稱自立爲君長與世家紀年異

丁未二年○趙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爲亂趙世家

○秦縣櫟陽六國表○按縣疑都字之譌

○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周本紀○秦本紀作七十七歲老子傳作七十

歲

○秦胡蘇帥師伐韓韓將韓襄敗胡蘇於酸水竹書紀年

○魏觴諸侯於范臺竹書紀年

戊申三年燕敗齊師於林狐燕世家作林營

魯伐齊入陽關

魏伐齊至博陵表作[illegible]陵

○六月雨雪趙世家

燕伯卒子立是爲桓公

宋公田卒子辟兵立是爲桓公○世家作辟公辟兵徐廣曰一云辟公兵索隱曰紀年作桓侯璧兵按莊子桓公出前騶呼辟衆人以爲狂則辟兵諡桓信矣若名辟兵而復諡辟殊非所以易名故古史皇王大紀俱據紀年作桓公辟兵今從之

衛侯頹卒子訓立是爲聲公

配四年趙伐衛取都鄙七十三

魏趙世家作衛敗趙師於北藺

○衛伐齊取薛陵田世家

○趙以大戊徐廣曰一作戊午爲相趙世家○通志氏族略引世本云大戊氏晉公子太戊敎昭爲原大夫漢書人表有大成午在中中

○孟軻騶人也本傳父激名也公宜字也母仉音掌氏元張頦孟母墓碑記云舊鄒公墳廟碑言母氏李未知何據夢神人乘雲攀龍鳳自泰山來將止嶧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春秋演孔圖○按孟氏譜周定王三十七年巳酉四月二日孟子生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正月十五孟子卒壽八十四今攷貞定王在位止二十八年無巳酉即連考王九年計之下距赧王二十六年巳一百四十三年不得云八十四也孟衍泰三遷志攈黃九思說謂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巳酉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壽八十有四萬斯同孟子生卒年月辨引孟子世譜亦然時上距孔子之

卒一百八年與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合今從之

庚戌五年魏伐楚取魯陽

韓韓嚴弒其君國人立其子是爲懿侯○通鑑以韓嚴爲嚴遂又誤據韓策兼刺哀侯之文以牽合其事而聶政改稱人非也今從世家年表正之

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若山紀年在前三年○索隱曰若山卽懿侯也則韓嚴爲韓山堅也按韓表世家並云列侯三年聶政殺俠累哀侯六年韓嚴弒哀侯二事判然惟刺客傳謂聶政事在哀侯時然亦不言兼刺哀侯則哀侯爲列侯之誤而弒哀侯者非嚴遂明矣

魏侯擊卒

武侯不立太子至是卒子罃與公中緩爭立國內亂

趙敗秦師於高安趙世家

○齊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說苑作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使淳于髡之趙請救趙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

引兵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曰先生能飲幾何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夫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以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滑稽傳○按髡之使趙當已壯年後孟子去齊髡有名實未加之譏時值燕人畔距此已六十一年然則髡當年八九十矣

楚將伐齊魯親之謂親楚齊王患之張丐爲齊見魯君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全眾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爲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眾合戰勝後台敗者以攻勝者此其爲德也亦大矣魯君以爲然乃退師齊策

辛亥 六年齊侯來朝

是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賢威王

趙伐齊至鄄（田世家作取甄）

○趙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趙長子（趙世家○按是時鄭已滅六年矣此云趙攻鄭未詳大事記改書韓分鄭地長子與趙亦聽說也）

齊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

威王卽位以來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幷伐國人不治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事東

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淮南子作無鹽令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強於天下列女傳曰威王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佞臣也不可不退於是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及破胡

韓趙伐魏圍安邑通鑑據趙世家年表在明年古史據魏世家在是年按二國伐魏以魏罃之初立未定也則古史爲是又紀年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葵亦在是年葵水經注引作蔡路史又引作邢寰宇記引水經注作韓懿侯會伐魏於濁澤敗

公孫頎謂韓懿侯曰魏罃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乃與趙成侯合兵伐

魏戰於濁澤年表趙世家作涿澤大破之遂圍安邑成侯曰殺罃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二國之利也懿侯曰殺魏君暴也割地貪也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彊於宋衞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人不聽懿侯不悅以其兵夜去趙成侯亦去罃遂殺公中緩而立是爲惠王太史公曰魏惠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國之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按田世家稱威王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遂西擊趙衞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獻觀以和據此則安邑之圍齊亦與焉而伐魏取觀尚在後年又似誤合爲一殆不足信

楚子臧卒無子立其弟良夫是爲宣王

宋公辟兵卒子剔成立〇索隱曰王劭按紀年云宋剔成肝廢其君璧而自立

〇韓趙遷晉桓公於屯留以後更無晉事〇竹書紀年

○孟子三歲喪父母有賢德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衒行且賣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列女傳○韓詩外傳曰孟子幼時東家殺豚孟子問殺豚何爲母曰欲啖女既而悔曰吾懷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敎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敎之不信也乃買以食之）

壬子七年日有食之（開元占經引紀年晝晦在六年）

○秦大疫（六國表）

王崩

弟扁立是爲顯王（廣宏明集破邪論謂顯王纂立以爲出史目年紀二書不知何據而言纂也）○齊威王嘗爲仁義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

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趙策

魏大夫王錯出奔韓

○中山築長城趙世家

○魏敗韓師於馬陵六國表韓魏世家同

魏敗趙師於懷通鑑據趙世家年表在前一年今放前年魏方內亂何暇伐人是役與馬陵蓋所以報安邑之圍古史據魏世家在是年是也又紀年表函伐趙圍蜀陽索隱引作蜀陽亦在是年而水經注引紀年日鄲師敗邯鄲於平陽恐皆一事而傳聞異耳

○秦桃冬花秦本紀

戰國紀年卷一終